

商舖解封第一天

三月九日，是德國解封商舖的第一天。細細一算，從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德國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惡化政府開始「硬封鎖」以來，商店已關閉了近三個月。

這三個月裏很多品牌和商舖都有購物網站或在線直播銷售，但也有不少人習慣不能試穿的購物方式。於是，對於商店重開，他們可謂歡欣鼓舞。即便是習慣網購的人，也甚是懷念可以親自去到店裏購物的感覺。

三月九日這一天一早，我便帶上女兒，趁着商店開門的時間去到了柏林主要的購物街區。女兒比我還興奮，因為她的運動鞋已經小了，總是擠腳。為此她跟我抱怨了好幾回，我那天在網上也給她買了一雙，收到後發現跟想像的又不太一樣，這固執的小姑娘拒絕「收貨」。能親自到店試鞋買鞋，女兒已經盼望了好久。

即便是三月份了，柏林依然沒有春天的蹤影。我們走出停車場時，寒風襲來，我打了個哆嗦，一看手機，體感溫度零下一度。然而當我們走到商店門口時，人頭攢動一幅熱鬧的景象，瞬間不覺得那麼冷了。

店門口的人們並沒有形成一個隊伍，而每個人都在低頭看手機，或者對着櫥窗拍照。我有些納悶，好奇地朝他們鏡頭對着的櫥窗看去。噢，他們拍的並不是櫥窗裏展示的東西，而是玻璃上貼的一個二維碼。二維碼上寫着「預約進店」的字樣。原來，所有進店的顧客

都必須提前預約進店時間段，並且在進入時出示預約紀錄，工作人員不僅要核對他們系統上的紀錄，還要抄寫一遍客人信息。

我掃描了二維碼，上面可以選擇的時間有每個小時的整點半點，以及十五分和四十五分，然後有個提示寫着，購物時間僅限三十分鐘。這間店入門檢查的工作人員非常嚴格，早於預約時間一分鐘都是不讓入內的。

正因為有這樣的預約，商店裏並沒有太多人，收銀台也沒有人排隊，我們三下五除二選好東西就結賬去下一間店。這條街上，每一間店都需要逐一預約，為的是更準確地控制顧客人數。同時，逛街的人們也可以提前預約不同的時間段合理安排購物時間。

當然，也有像我這樣嫌麻煩的人，多逛幾家店以後便已不想再挨個掃碼填寫預約資料。於是，我們直接去到了柏林最大的百貨商店，預約上「購物兩小時」，時間不夠還可以繼續約下一個時間段，便可以在這個六層樓的商店裏逛個痛快。

戴口罩早已成為柏林人的日常，今天在大街上看得到這口罩的背後，是人們久違的笑臉，口罩擋不住的，是笑得彎彎的眼睛。

疫情在德國依然反覆，新增人數時高時低。人們都不知道這次的解封是一個開始，或者，這僅僅是一個短暫的喘息。



柏林漫言

余逾



如是我見

姚文冬

一個月內，可以經歷三次春天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我的家鄉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小城。三月初，冬天還不甘心退場，總會有一場虛張聲勢的雪，雖然肥厚，但一遇陽光，很快就遁到土地深處去了。這雪簡直就是為春天鋪路的，不過，要正式迎來春天，還須等到春分。

而這十幾天的過渡期，偏偏是最難熬的。於是我選擇去江南，提前跨入春天。三月初，江南的春天已經搭建好了，那嫩柳、花草與煙雨，馬不停蹄地趕來捧場。每次去，我都選蘇州為頭站，向周邊輻射，最後一日返回南京，並從此回程。已經堅持九年了，江南的風景已被我蠶食過半。每次大約七八天，過足了春天的癮。等返回家鄉，就如同看了幾頁清新的水彩畫，又掀開了一頁熟悉的鉛筆畫。家鄉的色調依然是鉛灰的。這些天裏，氣溫依然起伏不定，譬如一個暖和的中午，年輕人就已

穿着單衣去戶外了，草木也趁機偷偷地萌芽、吐綠、結苞，而次日清晨，氣溫說不定又斷崖式降到了零下。彷彿殘冬在與早春在拉扯。

春分一過，春天號角嘹亮，冬天偃旗息鼓。垂柳探出了嫩芽，白楊掛滿了「小猴子」，樓下的連翹搶先開花了，那滿枝條似花似葉的花瓣，柔順而羞澀，靜園的玉蘭樹，花苞尖細如少女的臉，還裹着一層細細的「汗毛」，丁香的「愁怨」也初露端倪……再過幾天，整個小城羞澀全無，全是從容了。

這便是我經歷的第二個春天。

那麼，第三個春天從何而來？在春天來得更遲的更北方。

那完全是一次偶然。前年的清明，春光明媚，我開車去遼寧興城，看神往已久的寧遠古城。出了山海關，我驚訝於怎麼又走進了一幅鉛筆畫？一路盡是單調的灰黑。不過，仔細看去，這幅畫好像正在被着色，那垂柳的團狀樹冠，隱約塗了一層鵝黃，俯身看草叢，枯黃裏竟有躲躲閃閃的淺綠，彷彿埋伏着穿綠軍裝的士兵。古城雖色調灰暗，但每個人都春風滿面，彷彿在傳遞什麼幸福

的消息。

這給了我意外的驚喜。就像時光倒流，我又回到了春天的起點，恰似在回放一首好聽的歌。從三月初到清明，恰好一個月。

但去年，因為疫情，我無緣江南的早春，更無緣第三個春天，即便身邊的春天，也被口罩捂住了。因此，今年三月，我迫不及待地去江南赴春天之約。還未下火車，眼睛就已忙開了，隔窗望去，一條江上，煙雨迷蒙，一葉孤舟不偏不倚停在江心，漁人站在舟上，倒影彷彿是印在了江面上，像一幅水墨。還有那一片片飛馳而過的油菜花，恣意染黃了田畝和湖畔，櫻花則與粉牆黛瓦依偎在一起。江南的隨意一瞥，在北方人眼裏都是奢侈的風景。

這次江南之行，我倍感珍惜，因為是闊別兩年。回程中心意滿足。對面是一位瀋陽的大姐，她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在瀋陽，一個在上海，她剛從上海的兒子家掙脫出來，她笑着用了「掙脫」這個詞。我說是你想家了，兒子捨不得你走吧？心裏卻想，準是急着去看瀋陽的春天吧，遲了恐怕就趕不上了。

為葉劉淑儀離席抗議點讚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據媒體報道，新民主黨主席、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以視像方式出席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「WION TV 全球高峰會」時，聽到來自台灣的前「國防部長」蔡明憲在視頻直播中直稱

「武漢肺炎」，立即打斷蔡的發言，表示「我不認為你應該這樣稱呼這個病毒」，葉太要求蔡明憲和其他與會者不要再使用「武漢肺炎」一詞，否則她將離開論壇。當蔡明憲在發言中聲稱台灣是一個「國家」，葉劉淑儀再次打斷蔡的發言，直指台灣不是國家，而是「中國的一個省」，並立即起身憤然離場。看到朋友轉發來的這個報道，我立即回了三個Like表示大讚。

眾所周知葉太從政經驗豐富，快人快語，不介意別人的言論，除此以外，我覺得她是本港少數有國際視野的政治人物。葉太七年前發起成立「海上絲綢之路協會」，配合中央「一帶一路」倡議，鼓勵香港年輕一代了解國家文化歷史，拓闊國際視野，將個人事業與大時代結合，海絲會的定位在眾多的民間機構和社會團體中，別具一格，我曾經參加該會與其他社團機構合辦的活動，對其活動宗旨印象深刻。葉太本人坐言起行經常參加各種國際會議，今次WION TV全球高峰會，其中一個討論議題是「後疫情時代的世界秩序」，這是一個各國都高度關注的話題，但透過線上與會的蔡明憲卻趁機插播販賣私貨，葉太即時作出回應，直斥其非，顯示出高度的政治敏感、堅持原則的態度，以及維護國家尊嚴的政治自



▲台北市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覺。

雖然這次論壇屬民間性質，但與會者不乏官方人士，蔡明憲本人的身份也惹人關注，主辦方為何作出如此安排，筆者不得而知。但任何論壇的發言既要暢所欲言，又必須有起碼的底線，這條底線就是「尊重」二字，尊重是文明的基本要求，舉一個例子，出席今次峰會的人，都知道必須尊重論壇所在國的宗教信仰，假如有人出言不遜，我不相信會被視作言論自由。同樣道理，世衛組織早已明確規定了新冠病毒的正式名稱，在這種國際性場合仍然以帶有歧視性的「武漢肺炎」來稱呼，就明顯不懷好意，過了言論自由的邊界，至於在這樣的場合聲稱台灣是一個「國家」，就更是擺明對聯合國一個中國原則的挑釁。面對此情此景，葉劉淑儀拍案而起表達不滿，離場抗議，不僅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、更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反應。

近年國際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而重大的變化，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，世界正經歷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」，中國國力強大以及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大大提升，引起美國

為首的西方國家深深憂慮，從特朗普政府在貿易、科技等領域瘋狂打壓和打「台灣牌」「香港牌」等等，到拜登上台後改變對華策略，一手談合作一手拉攏盟友圍堵中國，近日歐美聯手在所謂新疆問題大作文章，咄咄逼人，擺出一副打群架的陣勢。而台灣當局和「台獨」勢力，也不會錯過任何污名化大陸和「販獨」的機會。在可見的未來，中國面對的國際政治環境更加錯綜複雜，香港亦無法獨善其身，不排除類似葉劉淑儀出席國際論壇面對的情況日後可能重演，本港的政治人物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，更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，在大是大非問題上，不應採取迴避或含糊態度。

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，要在國家經濟發展的「雙循環」戰略發揮重要作用，既是內循環的參與者，又是外循環的促進者，要做好這樣一個獨特的角色，香港既要保持自由開放、多元包容的營商環境、社會環境和輿論環境，又要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，這是新的歷史背景下每一個香港市民義不容辭的責任，更是愛國者治港團隊的一項重要使命。

節臨《嬰寶子碑》

嬰寶子（三八〇至四〇三年），建寧同樂（今雲南陸良）人，年僅二十三歲。十九歲時即「弱冠稱仁」，就任建寧（今雲南曲靖）太守。他逝世後，僚屬和百姓悲痛萬分，特意為他刻石立碑，以求流芳百世。

《嬰寶子碑》，全名為《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嬰寶子君之碑》。東晉義熙元年（四〇五年）立，清乾隆四十三年（一七七八年）出土於雲南曲靖縣南楊旗田，今存曲靖縣一中校園內。阮元稱它為「滇中第一石」，康有為譽為「端樸若古佛之容」。《嬰寶子碑》屬於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期的特殊產物，非隸非楷，變化多端。該碑基本筆畫與漢隸沒有多少區別，有部分橫畫寫成了兩頭翹，一些點

▶ 本文作者節臨《嬰寶子碑》。

作者供圖



廣義日課

鄭廣義

成了三角形。隸書波挑是「雁不雙飛」，在這裏卻被允許「雙飛」、「齊飛」了。楷隸互參的用筆，大小參差的字形，不拘常規的結體，整齊錯落的章法，構成了《嬰寶子碑》古樸稚拙、怪誕率真的藝術風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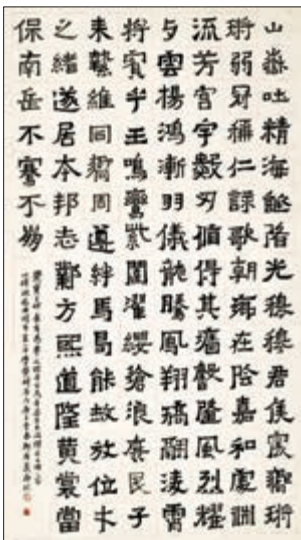
臨《嬰寶子碑》時還應注意幾點：

一、由於刻工的發揮，加以風雨剝蝕，碑文刻字往往會和書丹原跡有一定的出入。我們臨帖的時候就應該像啟功先生說的「透過刀鋒看筆鋒」來理解了，化刀法為筆法，不拘泥於一點一畫，而從大處着眼，只有這樣才能形神俱得，把碑寫活了。

二、《嬰寶子碑》還是方筆居多，切筆入紙鋪毫行筆，轉折一般外拓，或斷筆轉鋒，收筆上揚或勾起出鋒，或呈撇捺之態，盡量做到一筆成形，不描不改，養成良好習慣。剛開始時可能臨得不像，就要學古人那樣，臨它一百次，自然水到渠成了。

三、初習者不宜學。有一定基礎後臨習此碑，興許有在臨習其他碑帖時體會不到的奇趣，也可醫「俗」治「滑」，對於那些越寫越甜的書法人也是一劑猛藥。

編者註：鄭廣義，一九五一年生，浙江省樂清市人。自小喜歡書畫，七十年代初師從溫州花鳥畫名家姚鶴軒，同時任一家工藝美術畫簾廠畫師。疫情至今，大部分時間都宅家中習書並記下心得。今選部分習作及心得與讀者分享。



梅花三弄



人生在線

盧安

《梅花三弄》這首曲子我自幼熟知。

當時家鄉的地方電視台有一檔方言欄目劇，是母親的最愛，演的是本地老百姓的喜怒哀樂、酸甜苦辣，全由素人擔演。在我朦朧的印象中，獎幕裏的「哀」與「苦」是壓倒性的主旋律，每到悲情的橋段，更會幽幽咽咽響起簫演奏的《梅花三弄》。每周首播的晚上，母親絕不容忍任何人轉台，所以在那一個個沒有其他選擇的夜裏，間或遇上秋冬夜雨淅淅瀝瀝，伴着《梅花三弄》的旋律，「1555，321555，32121，555」，幼小的我竟也能嘗到箇中幾分淒涼。

《梅花三弄》原是一首笛曲，據說是東晉大將軍桓伊所吹奏，但傳說已太渺遠，不可考，現只剩下古琴琴譜，在琴人間廣為流傳，也是我所在的師門所必學的一曲。同師門的好友，常會三五人邀約彈琴，不比高下，只求同樂。這許多次的玩樂裏，至今仍回味的，正是第一次聽同門彈《梅花三弄》的那

一夜。

我那時寓居南丫島，工作清閒。所棲身的村屋向南而光猛，落地大窗外是樓下大樹頂上來的樹冠，再往外是島上的山丘。那一日邀了同門來玩琴。Y同學琴藝最精，彈琴安然端坐，琴聲舒而穩。她當時晉升師門的「高級」行列，正在學《梅花三弄》，雖全曲尚未學完，但在大家再三邀請下，Y同學終於坐上了琴桌。

我們倚靠在沙發上聽琴。叮叮咚咚，《梅花三弄》最具標誌性的旋律——「1555，321555，32121，555……」在許多年後再次出現。沒有了幼時聽到的簫曲的悲傷，而是安靜、清亮，似想像月中月下踏雪尋梅的興味。彈到第五段，節奏快了起來，指法用到了「滾」、「拂」、「長鎖」，一時間錚錚縱縱，彷彿夜雪襲來，激盪枝頭的梅花，香雲四散……

可惜，Y同學當時只學到一半，第一場

「風雪」之後，曲子便結束了。聽完，我們安靜了十數秒，直到餘韻歸寂，窗外再浮起海島的秋籟，才輕輕拍手，直誇「好聽」。「心慵懶、情懷暢」，這句崑曲《鈞劍記》的唱詞實是當晚心境的寫照。心中無事，琴聲清越，又有投契的同學共處一室，如此快樂實屬不多。

此後一年，我也終於學會了《梅花三弄》，卻是大相徑庭。

二〇一七年春末夏初，辭去了第一份工作回了故鄉。剛到家時百無聊賴，也不知道接下來該作何打算，一片茫然。心緒很是惡劣，無處排遣，於是拚命練琴，不停學新曲打發時間。母親每天上班前會留下飯菜，我就獨自關在家裏從早到晚彈琴，很快便拿下了《梅花三弄》。

我彈琴火氣本重，《梅花三弄》在我手上也終失去了Y同學那份踏雪尋梅的幽情，倒是描摹風雪激盪梅花的那幾段，錚錚縱縱之聲一記擊中心頭，因此我在此處下指尤重，直似

捲起暴風雪，要一瀉苦悶。

許久以後，兜兜轉轉，終於回到了香港。彈奏此曲給老師匯報自學成績，他抄手聽完我的暴風雪版《梅花三弄》，兩眼直盯着我，道「你把梅樹都搖爛了」，引得大家哄笑。

於多數琴人而言，此曲是清雅的，我的演繹實屬異類。明代的《伯牙心法》寫道：「梅為花之最清，琴為聲之最清，以最清之聲寫最清之物，宜其有凌霜音韻也」。這句話大約也為《梅花三弄》定下了基調，後人承襲之，也總是以清麗的姿態呈現它。

我也曾想描畫一幅優雅的尋梅圖：嘗試放鬆心情，遙想「溪山月夜」尋梅的浪漫，坐定再彈此曲，卻終究會回到暴風雪之中。

悲涼、清雅、苦悶，一首琴曲，與三段歲月相交，竟演化出了迥異的面貌。我的這株梅樹，好像緊緊地扎根在那一年苦悶的春夏之交了。